

花的草原

瑪拉沁夫



花 的 草 原

玛 拉 沁 夫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里的二十五篇小说，是作者从他的短篇创作中精选出来的。作品题材广阔，生动地表现了草原牧民、翻身奴隶、说唱诗人、长跑健将、马头琴手、矿山工人、森林猎户等各种人物的生活和斗争，多方面地反映了内蒙人民含泪的昨天和含笑的今天，歌颂了草原上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作者以他新颖的艺术构思、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诗意浓冽的抒情风格，使小说迸发出绚烂的艺术光彩和强烈的感染力量。

装 帧、插 图：官 布

花 的 草 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230,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0 \frac{1}{2}$

1962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1 月 湖 北 第 3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564

定 价 0.79 元

讀《花的草原》

——代序

茅盾

《花的草原》，瑪拉沁夫，短篇小說集。一九六二年，作家出版社。作者在《后記》中說：此集所收二十二篇，皆十年来所作，其中第二輯五篇曾以《春的喜歌》为题印过单行本。这五篇：《科尔沁草原的人們》写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月，《命名》写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其他三篇都写于五三——五四年之間。作为第一輯的十七篇，写于五七——六〇年者五篇，而写于六一年者共九篇，写于六二年一月者两篇。作者于六二年中或者尙有新作，但未收入此集。

第一、第二兩輯各篇都不按写作年月排次序，而好像是依題材以类相从，但又并不十分严格。

《詩的波浪》，此居第一輯之首，写于六一年五月。此为第一人称之为短篇小說，約七千字，共分三段，中段为回叙。第一段在全篇中最为精采，写草原風光，笔墨輕灵而明丽。作者为了衬托拖拉机站的女站长，先写了湖边牧羊的少女，然后又接連写了两个女拖拉机手，一个年紀不过二十上下，一个有二十六、七岁，最后才揭底：这位女站长却是个滿头白发的老太太。这第一段，只是写“我”在草原上找那个女站长一路所見所遇，只是写“我”两次錯认了人（最初他以为拖拉机站长总是个男的，于是錯认了

人，第二次知道了站长是女的，便又把一位二十六、七岁的看起来是十分精明能干的女拖拉机手，认为是他所要找的那个人），看来好象是闲笔，然而这一段闲笔起的作用可不简单。首先，它让我们跟着作品中的“我”看到了草原新气象的一角，（多么灿烂，多么生气勃勃的一角呀），看到了新人（青年一代和老一代的拖拉机手）、新事（十几台拖拉机在草原上来回奔驰）；其次，通过这些生动、鲜艳的画面，它使我们认识到草原的这个变化，其意义之深远是超过了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而这，作者用一个具体的人——拖拉机站的女站长，作为历史的见证。

第二段回叙了女站长的身世。一个终身奴隶得了大肚子病，先被“巴音”认为偷汉得孕而受尽了凌辱，后来又被认为得了鬼胎把她扔在雪地里；可是她没有死，爬出了雪坑，幸遇一个五十来岁的赶牛车的受苦人，两人成了夫妻。可是她的病越来越沉重了，但“天亮了”，解放后第一批到白云鄂博勘探铁矿的勘探队的大夫们给她治好了病。此后她入了互助组，接羔，挤奶，拾粪，割草，啥活计也拉不下她。最后，她决心要学会开拖拉机，她果然学会了，而且当了站长。所有这一切遭遇，如果铺开来写，非万字不办，然而作者却借这个曾经是不幸的女奴隶的嘴巴用千把字交代清楚，然后抓着两件事，准确而鲜明地刻画出这个女人的性格。第一，作者布置那个“我”曾经在几年前遇见过这位老太太，在矿山医院的药房收款处；当时，这位老太太正把积了两年的钱拿出来请医院的会计员收下，作为两年前勘探队大夫们给她治病的代价。（当时她没有钱，而且医务所的所长早就告诉她不要钱，可是她还是在两年内积了一些钱特地送到矿区医院。）会计员说：“两年前咱们铁矿医院还没盖呢，那时是勘探队医务所，现在勘探队远走高飞，老帐早就结了，您的钱没有

办法入帳呵！”但是老太太非給不可，會計員只好去請示院長。藥費問題到底怎樣解決的？作者這樣地一笔撇開：“我們（小說中的‘我’同那位老太太——筆者）正談到這兒，那個收款員把院長找來了，這時，我向她老人家告別，走出了醫院。”這一手，干淨利落，足見作者剪裁的功夫。因為，誠心誠意積錢至兩年之久，然後巴巴地送到醫院還那一笔人家早就宣布不收的藥費，——這件事本身就入木三分地刻畫了老太太（這個從前的終身奴隸）的志誠而又堅毅的性格。如果一定要交代清楚藥費問題到底怎樣解決，那就成了多餘的筆墨。

第二，作者用又一件事深一層刻畫這個女站長的性格。這是在本篇的第三段，當“我”把當年在礦山醫院收款處所見的蒼老瘦弱的老太太同眼前的駕駛着拖拉機鷹般矯健的巴達瑪站長作一對比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問道：“您什麼時候學會開拖拉機的？”“在跟你認識的那一年。”“您這麼大年紀，怎麼一下想開拖拉機了？”於是老女站長回答：“……我的病好了，心活了，身上好像有了青年人那股使不完的勁兒，當時我想，我用什麼去報答黨呢？我不分日夜地埋頭勞動，但只憑兩隻手，能干多少活？……從那時起，我就打定主意，要找个貢獻更大、能使我全身勁兒的工作去做。那一年合作化了，我們社的遠景規劃里有一條：建立機械耕作飼料基地，接着就開始培養拖拉機手。青年們都報了名，我一下看中了這行工作，也去報名，可是人家不收我。”就連那些大姑娘們也看不起她，唧唧喳喳叫嚷着不收她。可是這位老太太不服老，一直告到了旗委。跟她同年的旗委書記了解她的心情，批准了她的請求。作者借老太太的嘴巴把這件事交代完，就收束全篇道：“對她這樣人的生活，不是一下能夠完全了解的，正如富饒的白雲鄂博鐵山不是一天能夠開采完一

样。”

《詩的波浪》梗概具如上述。这篇七千来字的小說同一般的短篇小說比較起来，有如下的一些独特的地方。一、它的故事很简单：“我”拿了介紹信去找草原上一个拖拉机站的巴站长，因为“巴”可以是“巴图”、“巴音”或者“巴特尔”，所以“我”先在心里猜度此巴站长的風貌，可是两次认错人之后，才知道这是个老太太，而且曾有一面之緣；这样結束了本篇的第一段。接着就是一段回叙。这段回叙交代了女站长的身世，但笔墨有虛有实；作者在医院收款处遇見这位老太太的小插曲是用細致的笔墨来实写的，（老太太怎样解下腰帶，拿出用里三层紙外三层布包了又包的一迭錢送进收款处的小窗口，會計員和老太太的問答等等），但是老太太过去的悲慘身世却用虛笔，——由老太太自己对“我”的說話中叙述出来。这样結束了第二段。第三段最短，仍由老太太和“我”的一問一答叙述了她怎样学会了开拖拉机，而着重点在于說明她为什么看上了这一行，而且非要学会不可。

二、故事虽然很简单，可是人物（老女站长）的性格却刻画得鮮明而深刻。上面已經說过，此处不再重复。

三、文笔輕灵、明丽，尤其是第一段，富有散文詩的韻味。它并没借助于我們常見的那些浮誇而又陈腐的詞句来嘖嘖贊叹草原的新变化，而只是通过藍天一般的湖水、湖畔的牧羊少女、草原上奔馳的拖拉机、拖拉机旁的青年男女，——而最后是一老一少两个拖拉机手，用灵活的笔法揭出謎底，老的一个是女的，等等引人入胜的描写，来让讀者閉眼一想就看到了草原上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也許，有人会說：第二段和第三段對話很多，而且这些對話都是交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因而就和第一段不大調和。不錯，

我們也可以說这是美中不足，然而，如果作者变换手法，用细节描写（也象第一段似的）替代对话，其结果将是增加篇幅而实际效果（艺术的感染力）未必能加强多少。但这也許是我的偏見，聊备一說而已。

（六二年七月五日）

《楊芝堂》，亦見《花的草原》集，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作，第一人称，三千五、六百字。

这是集中的翹楚。如果所謂艺术的完整乃指結構謹严、形象鮮明、文字精練而言，我以为此篇实足当之。

构思脫略俗套，是这一篇的特点之一。楊芝堂的高貴品格只用一件小事（半夜聞警——生产队的年青女队员在她的丈夫入山打猎还没回来的情况下忽然要分娩了，派人找医生，而在医生未来之前象一个母亲似的設法安慰那位第一次将要做母亲的少妇的惴惴不安），来点一下，但是这件小事本身却因作者的善于渲染的手法而光彩四射，从而刻画了楊芝堂的形象。这些渲染手法，一是珍珍在風雪、深夜、孤零零一人，突然肚子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人就是芝堂叔，这就輕巧地然而又多么富于暗示地写了芝堂如何为全体队员所爱戴；二是描写曾經为群众解决过无数困难的芝堂叔在聞警后十分钟赶到珍珍家里的时候，确实感到惶恐，因为不知道在医生到来之前怎样使这位被突如其来的分娩所吓慌了的少妇平靜下来。这又把楊芝堂（这个老游击队员）的慈母般的个性刻画得相当深刻。在总共不过三千五、六百字的作品中，用了千把字作如此这般的渲染，絕不是浪费笔墨而是极有分寸的剪裁。

但是尤其巧妙的，是楊芝堂安慰珍珍的方法。他讲了一个

故事。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少妇要分娩，但是当时她所处的环境和珍珍現在的相比，却不啻霄壤。那是在当年的大青山根据地，鬼子兵圍剿游击队，楊芝堂和五、六个队员保护那位孕妇黃大姐轉移，可是半路上鬼子兵追来了，七、八个，刚从楊芝堂他們隐蔽处走过，忽然枪声响了，鬼子倒下两个，这枪是躺在牛車上的孕妇打的，于是原先为了保护孕妇、不敢暴露自己的楊芝堂他們也开枪了，出其不意地把鬼子全部消灭，再看黃大姐，她却已經分娩了。这个故事却使珍珍听得入神，忘記了陣痛。这个故事，又使珍珍感到自己还是个共青团員呢，怎么临到这个生理上自然的現象就惊惶失措？这个故事，不光是随手写出一个当年的女游击队员的英雄風姿，却也刻画了楊芝堂的品格——他是怎样随时随地循循善誘地教育青年。

这篇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章法井然。全篇共計三千多字，可是既写了人物，也写了風景，既写現在，也写过去。开头第一段百多字，写当年著名抗日根据地大青山的自然环境，既美丽而又雄偉。接着第二段笔头一轉，就从風景到人，——楊芝堂，这也是既坚强剛毅而又溫柔慈祥的。尤其值得欣賞的，是用少妇分娩的小故事巧妙地把过去和今天作一对比。最后，用頌歌那样的笔墨把楊芝堂之为人及其崇高品格总写一笔。这个結尾和那个抒情詩似的开篇一段的風景描写遙遙相对，构成了艺术形象的完整。

(六二年七月六日)

《路》，亦見《花的草原》集，原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作，約八千字。

这是第三人称的小說，主人公也是一位老太太，塔尔娃。和

拖拉机女站长巴达瑪一样，塔尔娃也是貧苦出身。但是《詩的波浪》用強調片段的方法来創造主人公的典型形象，《路》却相反，用系統地描繪生活长河中几个特出的浪花的方法，来表現塔尔娃及其家庭成員生活上的变化，——也就是草原人民生活的变化。

《路》——是实在的，又是象征性的；是抒情的，又是叙事的。

为什么說它是实在的？因为不論是从前的羊腸小道或是今天的公路，終究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路。然而，作者告訴我們，最初的羊腸小道是怎样出現的呢？是由不能忍受巴音虐待的十几岁的姑娘塔尔娃在夜里偷跑回家，这才“在沒有道路的荒原上，第一次踏出了一道白綫”；而且，“从那以后，她常常在靜謐的月夜，踏着那条白綫到附近沙丘上与牧馬青年策郎相会……每年夏天，她又光着脚赶着牛犢几百次、几千次地从这里走过，天长日久，草梗，踏断了，草籽，踩碎了，不覺之間，它已經变成了一条銀帶般的羊腸小道”。而且，当策郎以猎获的珍貴兽皮換得一辆花轆轤牛車以后，“在門前那条羊腸小道上，第一次輾出了轍印。从此，远方的旅行者，在干旱的暑天，常常赶着車到她家来喝几口茶，納一納凉。……路是人走出来的。是呵，一条荒原上的道路，就这样形成了”。在这里作者告訴我們：这条由最初的白綫到羊腸小道，終于成为远方旅客們来来往往的路，是由塔尔娃大姑娘最初反抗巴音、自求独立的“白綫”，而后又由塔尔娃和策郎在月夜相会、赶着牛犢几百次几千次走过，而成为“羊腸小道”，而后又由策郎的劳动果实——牛車，在这羊腸小道上“第一次輾出了轍印”，——是这样地經過“反抗”、“追求幸福”、“劳动”三个阶段方始“走出来的”一道路！这不是象征性的么？它不但象征着重塔尔娃的一生，也象征着所有的草原上的劳动人民的命运呵！

但是，劳动人民走出来的路还不能保证不会从这条路上闯进来恶煞。作者告诉我们：当塔尔娃他们由于辛勤劳动、好不容易有了几只羊的时候，“那灾难的黑色的影子，却顺着她家门前那条道路，向他们走了来”。一天晚上，至少有五十只野狼将她家那些羊叼走了。后来，“沿着野狼走过的道路”，日本鬼子闯进了草原，策郎被抓去做苦工，策郎死了，然后，“一支人民的骑兵部队打着一面鲜红的大旗，踏着塔尔娃走出来的道路，进入了草原”。

看呵，所有这一切，可不是既实在而又象征的么？

但是，路的故事还在发展。“第二年春天……从南面开来了两辆汽车……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勘探队，到白云鄂博山去探宝……勘探队的汽车，在塔尔娃老太太门前的路上，第一次辗出了胶皮轮胎的印迹。”从此以后，每天来来往往的汽车从塔尔娃老太太门前经过时，总得停一下，司机们接受了老太太殷勤递给他们的茶，谈着这个草原上天天在发生的伟大变化。这就把这个不出远门的家在公路旁的老太太跟包头、白云鄂博以及整个草原联在一处了。

所有这一切，可不是既实在而又象征的么？

在塔尔娃老太太门前的这条路，也就是这位老太太一生走过的路；渗透着血、汗，渗透痛苦和快乐，而终于，这是走向富庶繁荣的社会主义的路；这也是象征着草原上劳动人民命运的路。作者笔墨巧妙之处在于不用通常的实写手法来回忆塔尔娃的一生，而是用半抒情、半叙事的笔墨写她的过去。因此，她曾经走过的这么长、这么坎坷不平的“路”，作者却只用三、四千字就写得形象鲜明、情绪饱满，动人心弦了。这一段回叙，是这篇小说的第二段，也是构成故事的主要部分；即使在回叙中也已经勾画

出塔尔娃的形象和性格，然而还得再加上几笔使这形象更为完整。这就产生了作品的第三段，一个小故事，有力地刻画了已经找到自己道路的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态度。这个小故事是：老太太塔尔娃每天从公路上拾来的小洋钉、螺丝钉等等，积久成了几木箱，最后，她到白云鄂博去找“最大的官”，告诉他，“是你们的人，把这些东西扔到大道上不要了。有些青年人的口气真大呀！动不动就说：‘我们包钢的建设大着哪，几个洋钉算得了什么。’听他们的话，好象包钢的东西是从南海飞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小故事，本来也是耳熟的故事，但是放在这里，并不因其耳熟而失却光彩，相反，它很自然地给塔尔娃的形象作了最后一笔的润色。

小说用这样两句结束：

雾散了，顿时，草原变得敞亮、明快，一片金黄。

把公路填补完后，塔尔娃老太太顺着“塔尔娃大道”向家里走去。

这个结尾是和开篇第一段相呼应的。这样，回叙（第二段和第三段）构成了本篇的主要部分。然而，正象抒情与叙事交错一样，过去与现实也是交溶的，我们读这两段回叙时，没有“反刍”的感觉。

（七月十日）

《花的草原》，万四千余字，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作。故事梗概如下：过去是“终身奴隶”的长跑家杜古尔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十来个小伙子跟着一个骑马的人练长跑；杜古尔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练习，他们说，三次全国纪录创造者、运动健将杜古尔小时候整天跟着王爷的马后头跑，后来就成了长跑家。原来他们

不知道眼前这个陌生人就是杜古尔。于是杜古尔把自己小时候被王爷虐待、叫他跟在馬后头跑，以及自己怎样摸索出长跑的规律等等告訴他們，“……我是在怎样情况下被迫跟着馬后面跑的。那不是一件好事情，更不是什么‘成功的經驗’。……我們应当进行科学的訓練……你們以后不要再跟着馬练跑，那样会影响你們的进步……”在三天以后的“那达木”大会上，杜古尔同那些长跑小伙子比赛，他好不容易才胜了被称为“小杜古尔”的齐米德。

这篇作品的优点是濃郁的民族情調和絢烂的地方色彩，并且还有浪漫蒂克神韵。可是比起《楊芝堂》来，它显得笨重；比起《路》来，它又显得单調。杜古尔，作为終身奴隶时，他的性格是奕奕动人的；但在作品最后一段，作为誘掖、爱护后进的长跑家时，他没有被写到应有的（讀者所期望的）那样深刻。

《歌声》（小題：过去的故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作；《琴声》，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八日作。这两篇可以說是姊妹篇，前者較长，約万余字，后者約九千字，都富于抒情詩的味儿，而前者又有激昂慷慨的浪漫蒂克風格。但就塑造人物形象而論，后者似犹胜于前者。《琴声》虽也有九千字，但可以說并无故事，只是失琴而又得琴一段小插曲，但老詩人的形象非常鮮明。

《六月的第一个早晨》，約七千字，一九六一年三月七日作。这是大跃进时期矿山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是这个片段暗示了轰轰烈烈的矿山面貌的全景。只写两个人物，耿書記和張師傅，只用两件小事烘托此两人性格，虽然所挖不深，但这两个人物的形象非常鮮明可爱。故事結構謹严，写气氛頗見功力，笔墨饒有風趣。

《鄂倫春人之歌》共四篇：《旅伴》、《篝火旁的野餐》、《捕鹿的

故事》、《神鳥》，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你可以說这四篇是特写，不是小說，但是，象《篝火旁的野餐》写那一家父子女，虽只几笔勾勒，却已經眉目如画了。至于自然环境的描写，应当給以相当高的评价，我想說，这些都是洋溢着詩意，噴薄着自然的芬芳的。

(七月十五日)

从这个集子，我們看到了瑪拉沁夫的短篇小說具有下列的显著的特点：

一、行文流利，詩意盎然，笔端常带感情而又十分自在，无装腔作势之病。

二、民族情調和地方色彩是濃郁而鮮艳的，不但写牧民生活的作品如此，写矿山工人生活的亦复如此。

三、不以复杂曲折的故事强加于人物，换言之，即是不借助于复杂尖銳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只是拈出一、二最有典型意味的情节，又輔之以抒情的叙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四、自然环境的描写同故事的发展有适当的配合，結構一般都謹严。

我以为上述各点在瑪拉沁夫作品中，可以說已形成风格，十年来始終一貫。

初期的作品（收在《花的草原》第二輯如《科尔沁草原的人們》，作于一九五一年九月至十一月）虽然不及后期作品那样成熟，但是作者的自己风格的要素已經存在。《科尔沁草原的人們》从結構上讲还有点拖沓，从人物描写上讲还未能勾勒傳神而

近于濃装艳抹；但是《春的喜歌》（作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却已經能以淡淡几笔就写出了巴德瑪的性格。

但是，和別人一样，我讀了《花的草原》的各篇以后，虽然为作品的輕灵明丽所吸引，同时却又感到某些不鑒足。怎样的不鑒足呢？正好象吃慣了清淡餽饌的人希望吃一些濃烈的、辣的。当然，清淡并不是不美好，比起那些挖空心思地矯揉造作的篇章来，我宁願清淡的；然而我自然也希望虽然清淡而又深扣你的心弦，迴响裊裊，繞梁三日。我想，也許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美中不足，所以瑪拉沁夫的短篇不能一篇初出便掀起一个風暴。

有人认为这和他的作品未能同各个时期的举国关心的問題紧密結合，頗有关系；比方說，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比起《路》、《楊芝堂》等篇来，無論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能說高了多少，然而《不能走那条路》却轰动一时，岂不是因为它正当其时反映了举国关心的一个問題么？

我們承认这一說法可以成立。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想到，也有不少作品刻意反映时代的中心問題，然而效果并不怎么好，——結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推原其故，大家认为这是因为作者下笔时“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我想这句流行的術語不需要作解釋，但是若干年后，时世变迁，文学創作上不存在这个問題的时候，我們的后輩驟然讀到這句話，会瞠目不得其解的；因此我打算画蛇添足地作一注解：从政策出发云云者謂作者未尝在生活的积累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从而产生艺术形象，而却相反，拿着政策的概念作为模子，到生活中寻找适合于这模子的材料，然后作“艺术”的加工。至于从生活出发，却就和从政策出发相反。）我以为瑪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們都是“从生活出发”。瑪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詩人的气质，这

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風格，——自在而清麗。這就是為什麼他的作品短的勝于長的。（此仍就短篇小說言，並不是說他的短篇小說勝于他的長篇小說。）但是，自在而清麗者不一定雋永。瑪拉沁夫所缺少的，似乎正是這一點。也就是說，“從生活出發”了，還須視野遠大廣博，分析深入細致。我相信瑪拉沁夫在現有的優良基礎上，終于會給我們以更多的鑒足的。

（十二月十五日）

目 录

读《花的草原》（代序）.....茅 盾	1
---------------------	---

第 一 辑

诗的波浪	3
花的草原	16
歌声	38
琴声	55
杨芝堂	69
矿山老人	75
路	86
迷路	98
六月的第一个早晨	107
采金者	118
山大王	132
暴风在草原上呼啸	142
旅伴	152
篝火旁的野餐	159
捕鹿的故事	166